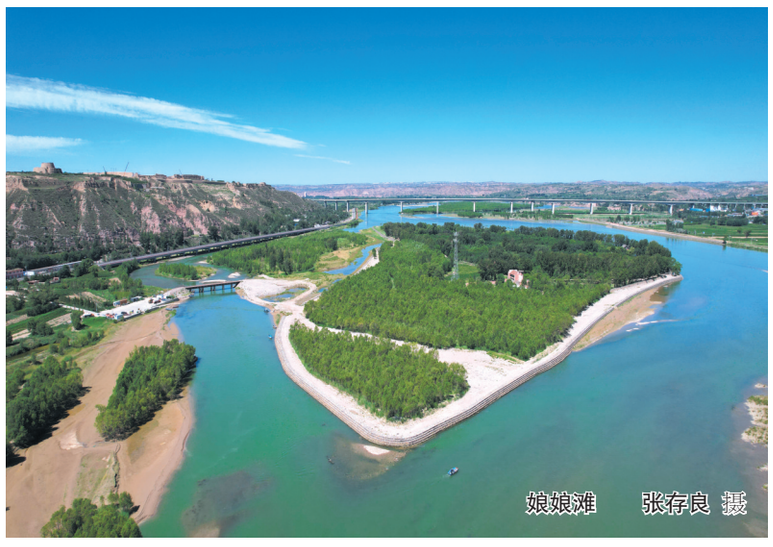
乡愁记忆

探访娘娘滩

□田春丽


娘娘滩 张存良 摄

黄河万里奔腾，挟黄土高原的泥沙浩荡而下，却在河曲一带放缓了脚步。千万年的泥沙沉积，在此凝成了一座河心小岛——娘娘滩。

民谣唱道：“九曲黄河十八弯，传奇莫过娘娘滩；历经沧桑数千年，依然盘踞河中间。将军后人守岛上，牢记圣命代代传；拜得薄后圣母殿，保佑百姓美名传。”字字句句，道尽它的不凡身世。作为黄河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小岛，娘娘滩被称作“母亲河上第一滩”，从来不只是地理的标记，更像是一则流水的神话。

我自幼长在黄河边，“娘娘滩”这三个字从小听到大。大人总拿它吓唬我们这些娃娃：“再往深水里去，浪头一卷，就把你们给冲到娘娘滩上，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只当是唬人的话，全当耳旁风了。直到亲眼见识了黄河的脾性，才明白那话的背后，藏的是对黄河的敬畏。

记得有一年夏天，从窑沟乡来了三个半大少年，在我二爹家吃过午饭，便溜到黄河耍水。临走前，二爹千叮咛万嘱咐：“可不要往深处去，万一冲进娘娘滩，就真回不来了！”正值汛期，河水湍急，漩涡暗藏。三个少年自恃水性好，越游越远。忽然一股暗流冲来，其中一个连呼喊都来不及，就被吞入浑黄的水中。岸上的人嘶喊、奔跑，却只能眼睁睁看见他的衣裳在浪里翻了两下，便再无所踪。

乡里和村里的人连续搜寻两天一夜，最终，是在娘娘滩上找到了他，只是已气息全无。消息传回村中，每户人家都陷入沉重的寂静。自那以后，再顽劣的孩子也不敢轻易挑战黄河的深水。而“娘娘滩”在我心里，也从一句戏言变成带着分量的真切存在。

也是从那时起，我便常想：为何黄河上游冲下去的人与物，总停在了娘娘滩？这疑问埋藏心底几十年，直至今年结识李爱民老师，才又重新提起。李老师著有长篇小说《西口，西口》，书中讲述娘娘滩往事，言其与西汉名将李广渊源极深。更巧的是，我们单位的李英姐，正是他口中那位守护娘娘滩的李家后人。听着他们讲述岛上的娘娘庙、李家祠堂，以及薄太后避难的旧事，我心底那点念想再也按捺不住——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一趟娘娘滩。

如今人们出行，都要先做一番攻略。我也依样在网上翻查资料，才惊觉自己错了几十年——原以为娘娘滩在马栅下游，却没想到，它真身竟藏在河曲县城以北的黄河河道中。

“一滩藏汉史，千年有回声。”初见娘娘滩，只见它四面环水，如一粒翡翠镶嵌于浊流之中。人说这里是塞上少有的绿洲，站在滩上，可闻晋、陕、蒙三省的鸡鸣。面积仅0.16平方公里，却承载着两千多年的传奇。

这“传奇”二字，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往事。相传公元前192年，身怀六甲的薄姬（汉文帝刘恒之母）遭吕后诬陷，由李广、李文、李恭三兄弟等大将率精壮武士护送，秘密出京，辗转至匈奴地界。一条黄河横亘眼前时，他们意外发现了河中的娘娘滩，便在此隐藏避难。刘恒降生后，为保安全，薄姬又将他转移到附近另一座小岛（后得名“太子滩”）。12年后，刘恒返回皇宫登基，成为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他登基三年后接回母亲，并将娘娘滩、太子滩及黄河以西千余里滩地分封给李氏兄弟，且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当地也因此有“娘娘滩、太子滩，水涨它涨，两只船”的民谣，印证两座小岛历代未被洪水淹没的奇迹。

但真正给这段传说落印的，是明长城修边墙时的一段插曲。当时有个临潼参将听说河心岛上有座古庙，好奇地登岛查看，只见庙宇早已坍塌，断壁残垣里却立着一通石碑，碑上的字迹清清楚楚记载着薄太后在此避难的经过。时光或许能让庙宇在风雨中倾颓，却带不走石头上镌刻的千年过往。

水涨滩不没，世外有桃源。上岛得乘渡船。船桨划开粼粼波光，水声汩汩，仿佛一路划进过往岁月。小岛高出水面不过数米，却屡屡逃过黄河泛滥之劫，“水涨滩高”之谜，至今仍笼罩在传说的薄雾之中。

2018年，娘娘滩入选“中国黄河50景”。亲临其境，才知实至名归。岛北倚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山峦迤逦，云海苍茫；南与罗圈堡、河湾、娘娘口三村隔水相望。岛上古木参天，果园繁茂，鸟语伴着花香，散在湿润的风里。田畦整齐，受黄河水滋养，作物生长得沉静而丰饶。房屋错落林间，岛民种地、摆渡，日子如河水般不急不缓。游人一踏上岛，便恍如跌入一处被时光遗忘的桃源。

娘娘庙是岛的灵魂所在。砖石结构虽经历代修葺，塑像与壁画却古意犹存。薄太后像悬于正殿，眉目间既有乱世避祸的沉静，亦有护子心切的坚毅。因是太后曾避居之地，岛上自古立下规矩：不许唱戏喧哗。据说1982年曾有年轻后生不信，请戏班在庙前唱了一整天。结果那年除夕夜，黄河大水忽至，虽未淹岛，却足以令人悚然。从此，再无人敢破此规。

漫步滩上，草木葳蕤，河风拂面。环岛小径柳荫成片，偶有日光从叶间漏下，碎如金箔。远望河面平静如镜，倒映天光云影，叫人胸襟开阔。无论是乘船逐浪，还是触摸遗迹，聆听老人口述往事，都让人心旌荡漾，浮想联翩。

而我这个黄河边长大的孩子，走在这片湿润的泥土上，闻着风中混合河泥与柴灶的气息，忽然眼眶发热。那一瞬，仿佛又听见童年远远的笑声，脚下的感觉也一如从前。那么熟悉，又那么绵长，恍如时光倒流，故土重现。

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公路修到了岸边，渡船也换了新。但岛上的宁静未变，岛民的淳朴未变，黄河水不急不缓的节奏，也依然如昨。历史在这里仿佛只是轻轻打了个盹，传说仍在风中飘荡。连黄河都对这座小岛格外温柔，将最传奇的往事、最动人的风光，统统留给这方绿洲。

离岛时，夕阳西下，整条黄河被染成金红。回望娘娘滩，它像一颗被黄河揣在怀里的明珠。这里有薄太后的足迹、汉文帝的往事、李氏家族的世代守护，更藏着每一个黄河儿女心中那片不曾走远的故乡。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叫人魂牵梦萦的，还是这座泊于河心的娘娘滩。它在黄河的深处，等着每一个有情怀的人，前去探寻。

诗 苑

山 花（外一首）

□笑 伟

不是所有的金黄都向阳生长
站在南太行的十字岭
我抬起头来
偶然看到
一丛山花正在悬崖峭壁之上
绽放
花瓣像石缝间的灯盏
点燃这里所有的黎明
在十字岭
我想起一朵花的名字
太行菊
它耐旱 也耐寒
它的根系能够扎进坚硬的
岩石
它用柔弱的臂膀
托举起万吨重的石头
它用不屈的信念
在没有水分的绝壁之上
生长得有滋有味
绽放出金黄色的花朵
在十字岭
我从一朵太行菊
想到一个人
菊花把头压得很低
就像那一天
子弹把枪膛压得很低
山间的鸟鸣把寂静压得很低
烈士的鲜血
从这里汩汩流出
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有些人倒下了
变成漫山遍野的鲜花
在十字岭
我向一朵山花
献上了一个军礼
此刻
沉默不需要回响
正如我的泪水也不需要缘由
每一朵山花都是你
我知道
在你倒下的地方
每一片朝霞都是你的呼吸
每一朵山花都是你的血脉
每一柱热气腾腾的炊烟
都是你为之奋斗的梦境

红 松

兴安岭上 松花江畔
我见过一棵被雷火劈过的
红松
半边已死去
半边依然高擎着苍翠
为了在故土之上自由地生长
它用根须与冻土打持久战
用松针与严寒拼刺刀
不惜把自己劈成一截截松枝
燃烧 灼痛
耗尽漫漫长夜
慢慢抵达黎明
凝视这棵红松
一张脸庞的画像
在我眼前浮现
在大雪覆盖红松之时
你是不洗脸的
长达七个多月
没有人见过你洗脸
战士问：你为什么不洗脸
答曰：没有国 哪有脸
漫天遍野的暴风雪
日夜吹打着遍体鳞伤的红松
苦啊
严寒与饥饿
枝干被砍去又能怎样
仅存的松针
也是一把把悬挂着的利剑
永远让侵略者胆寒
被斩断的枝干里
依然涌动出绵绵不断的松香
敌人砍下了你的头颅
却无法砍断热血点燃的火焰
八十多年后的一个夜晚
风很轻
天气很暖
我轻轻抚摸着你
今夜
就让我用热泪
为您洗个脸吧
今日的中国
已如您所愿
国泰民安

心灵港湾

城里和乡下

□刘守忠

窗外是一条大路，杂沓的人声、隆隆的车声以及高低疾徐的歌声，还是透过窗玻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耳膜；路灯的光照进来，床头、衣柜、顶灯便清晰可见。无论你多么想抓紧有限的休息时间酣然入睡，却往往适得其反，脑子里便涌出了许多想头，包括城里和乡下的一些事情。

城里的物价基本上是高位运行，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春季的土豆要卖到一块五，秋天的也要卖到八毛；圆白菜一年四季都不会低于一块；豆腐直逼四块；牛、羊肉价格一路飙升，最贵的时候一斤要卖到四五十块；一盘老苦菜在饭店没有二十块钱是断然不卖的。

城里的马路宽路灯明，学校医院广场商店应有尽有；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看热闹，每天都有新鲜事。

城里的人一律忙，只要看一看那匆匆的步履、飞转的车轮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城里人一般住楼房，也不像乡下那样条件差些，自然也用不着一天三顿生火煮饭，下馆子是经常的事，用煤气用电都很方便。

乡下的夜总是黑黢黢的，晴朗的时候繁星满天，引人遐思。睡在平房的土炕上也比睡在楼房的床板上多几分踏实。“东犬西吠”是少不了的，蝉鸣鸡啼也是少不了的，再就是风雨声水流声、鸽子的咕咕声、麻雀的吱喳声，而这些天籁之音对安睡大抵是无碍的，有时偶尔聒噪，醒来再睡回去反而比一觉睡到天明更有滋味。

乡下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每到夏季，绿野弥望，鸟语盈耳，花香扑鼻，树枝摇曳，果真是一幅立体的田园画卷。

乡下的菜园可是丰盛了各家的餐桌。种上一两畦豆角足够吃一个夏天，摘了一茬又一茬，葱绿鲜嫩，凉拌好，炒熟也好。葫芦的蔓子拉得好长好长，有的自个儿爬上墙头，一苗能结两三个大葫芦，各色各样，也是一种点缀。春天的菠菜、水萝卜，夏天的黄瓜、西红柿，秋天的芹菜、胡萝卜，样样都新鲜！

山药蛋更不在话下，种上三二亩，不但一年四季有人吃的，就连家畜家禽的伙食也有保障了。至于苦菜，只要肯去野外，随处都有，嫩灵灵的叶子白生生的根，哪一次出去不挖一大袋子？

说到肉，几乎各家猪、羊、鸡、兔一应俱全。亲手用五谷杂粮和野菜喂起来的禽畜，怎么也不是市面上卖的能比得了的。要说那味道啊，就一个“香”。

每年过了二月二，乡下就开始忙碌，整个春、夏、秋三季几乎没有什么清闲的日子。每到庄稼一收，场面一清，大牲畜抹掉笼头往草坡上一打，老乡们就清闲了。早起晚睡是不必的，红日三竿，才披着羊皮袄、拿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到街上来唠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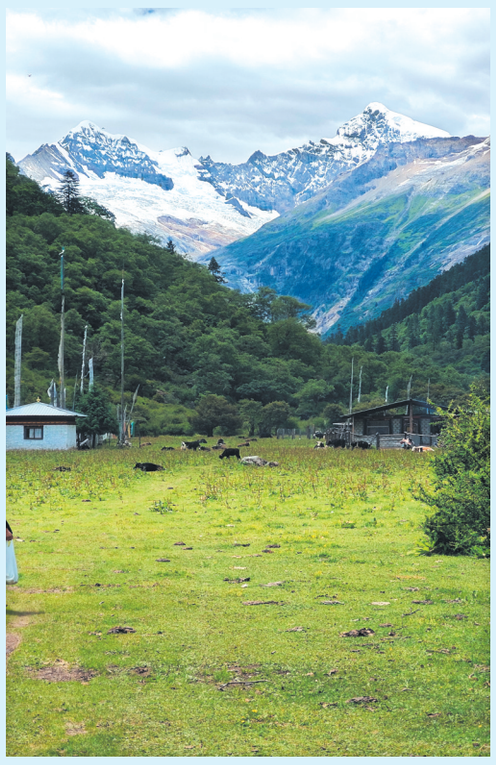
“打平伙”也是经常的事，众人集资买一只大羯羊，随便到哪家一炖，再打点散酒，那气氛就上来了。

城里也搞聚会，婚丧嫁娶、生日搬家少不了大请小宴，又是名车，又是乐队，闹得不亦乐乎。

城里人探亲、度假经常回乡下，乡下人看病、上学往往到城里。

乡下人都想进城里，城里人的心还留在乡下。

雪域江南



▲南迦巴瓦峰的蓝调时刻
▶巴松措牧场
杨旻达 摄

人生百味

那时候的小学生活

□陈 美

小学三四年级那阵儿，我跟班里同学干过件有意思的事——养羊。不是自家羊圈里的羊，是班主任陆老师带着我们“搞事业”的小羊羔。

陆老师那会儿总爱琢磨新鲜招儿。有天她站在讲台前，眼睛亮闪闪地说：“咱成立个班级基金吧，买铅笔橡皮奖励好同学！”说着就掏出两块钱，说要拿这钱买只羊，搞“鸡生蛋”的营生。这话一落地，教室里跟炸开了锅似的。我们几个男生放学后就往野地里钻，抱来芦苇茅草，在厕所旁的空地搭了个歪歪扭扭的羊棚。我自告奋勇当“饲养员”，每天上学带一篮青草，班级里排了轮值表，每天有两个同学带草，周末怕断顿，得安排双岗。还特设草料检验员，确保草料鲜嫩，无农药残留。那小羊羔也争气，吃着我们送来的嫩草，住着“独家小院”，俩月就从巴掌大的毛球长成七八斤的“羊姑娘”。暑假时我怕它没人管，干脆牵回自家羊圈，没承想开学回来，它肚子竟鼓了起来，秋天一口气生了两崽。陆老师带着我们把小羊羔拉到集市上，卖了六块钱，还了她的两块本钱，净赚四块。那会儿这钱可值钱了，班长去买发的奖品时，铅笔橡皮能论打买，我们看着都眼馋。

养羊尝到了甜头，不知谁提议在操场周围种玉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嘛！”劳动委员拿粉笔在黑板上算操场周长、算株距，每人分了30粒玉米种。那阵子放学后，操场边全是挥着小锄头的身影：第一天除草，土块里全是蚯蚓；第二天整地，铁锹刮着石子咔咔响；第三天挖坑，得算准了距离，怕挤着苗；第四天下种，我们蹲在坑边，像放宝贝似的把玉米粒摆进去。春雨多，玉米苗不用怎么管就疯长。最熬人的是等它破土那几天，下课铃一响，就有同学往操场跑，扒拉着土问：“冒头没？冒头没？”看着嫩芽从土里钻出来，心里跟猫抓似的欢喜。从齐腰高到长穗、结棒子，我们天天瞅着，直到暑假返校时掰玉米。日头毒得很，个个晒得脸红扑扑，可怀里抱着沉甸甸的玉米棒，笑得牙都露出来了——带来30粒种，换回30个棒子，土地真是不亏人。后来才知，学校的师傅们周末偷偷来浇肥、拥土，难怪玉米长那么壮实。

那时每学年要搞一次“忆苦思甜”。先是听老爷爷讲《半夜鸡叫》，说周扒皮学鸡叫逼长工干活，讲故事的人说得眼泪汪汪，我们却听得入了迷，心里直嘀咕“这地主真坏”。接着就到了吃“忆苦饭”的环节。老师让我们带玉米粒、麸皮、土豆、白菜来，结果熬出来的粥里全是赤豆黄豆，喝着香甜。老师悄悄说：“我把麸皮藏起来了，怕扎嗓子。”我们偷偷地笑，知道这“苦饭”其实是甜的，可还是跟着喊“难吃”。

这是我小学时干的事。现在想起这些事，总觉得那会儿的日子像泡在阳光里。现在流行的“项目化学习”，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跟着陆老师试过了。养羊、种玉米、吃“忆苦饭”，哪一样不是动手又动脑？土地教会孩子们付出才有收获，集体劳动让孩子们知道啥叫齐心协力，就连那碗“忆苦饭”，都藏着老师想让孩子们懂“珍惜”的心思。

都说“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上小学那几年，陆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可不就是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把孩子们心里对生活、对学习的火给点着了嘛。直到现在，路过学校旧址时，我还能想起厕所旁那个摇摇晃晃的羊棚，和操场边一排排哗啦啦响的玉米秆，它们像老电影似的，在我心里亮堂堂的。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新韵）

□徐望豪

卢沟月夜忆当年，
日寇侵华战火燃。
志士擎旗驱虎兕，
雄师举剑护河山。
同仇敌忾终摧虏，
众志成城奏凯还。
勿忘国殇铭史训，
邦强方使霸权寒。

满江红·忆抗战致复兴

□贾剑平

八秩风霜，犹忆得、卢沟冷月。烽火炽，金瓯残缺，九州悲咽。将士捐躯纾国难，军民浴血驱倭孽。十四秋、苦战卫山河，豺狼灭。

复兴路，从头越。强国志，坚如铁。看东方狮醒，声名威烈。劲旅维和扬正道，北斗巡天凌紫阙。绘宏图，再赋大风歌，同欢悦。

本报地址：忻州市长征西街31号 邮政编码：034000 新闻热线：15702700016 发行方式：全国邮发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忻州分公司 广告许可证：晋工商广字1422004000016号 广告部电话：3032752 印刷：忻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每月报价32元